

# 年 三

契訶夫著  
胡怡譯



年

三

契訶夫 著  
吳 譯  
怡 著

文壇出版社

# 詁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年 三

夫	詁	契：者	著
怡		吳：者	譯
南	中	穆：人	行
社	壇	文：者	版
			出

址：臺北縣永和鎮中正路680巷4號

臺北郵局劃撥儲蓄帳戶三一〇二〇號

登記證：警臺字第二四七號

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天黑了，燈火已經在這兒那兒的人家亮起來，一輪蒼白的明月在街道盡頭的營房背後升起來。拉普節夫坐在大門旁的橈子上，等着聖彼德與聖保羅教堂的晚禮拜做完。他料着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作完禮拜會走過這兒，那他就要跟她談話，說不定跟她談上一個傍晚呢。

他已經在那兒過了一個半鐘頭，他的想像力始終在忙碌的描畫他的莫斯科房間，他的莫斯科朋友，他的用人彼奧德爾，他的寫字枱。他有點驚奇的瞧着那些漆黑的，不動的樹木；想到現在自己不是住在索柯爾尼基區的他那避暑山莊裡，却住在一個偏僻的一所房子裡面，每天早晨和傍晚總有一大群牲口路過，捲起滾滾的煙塵，響起嘹亮的號角，他就不由得覺得奇怪。他想到前不久還在莫斯科跟一些朋友談過好幾回天，大家都認定沒有愛情，人也能生活下去，赤誠的愛是着



魔，歸根結蒂，根本沒有甚麼愛不愛，所有的只不過是兩性中間生理方面的吸引罷了——等等，總之是那一套；他想起那些話，悲哀的想到要是眼前有人問他愛情是甚麼，他會答不上來了。

禮拜完了，人開始出現。拉普節夫拿眼睛盯着那些漆黑的人影。主教已經坐着馬車走過去了，教堂的鐘不再敲響，鐘樓裡的紅綠燈火一個連一個的熄了——原本是燈火通明，因為那天是獻堂日——可是教堂裡的人還沒走完，有的逗留着，談天，站在窗子底下，可是末後，拉普節夫聽見一個熟悉的語聲，他的心猛烈的跳起來；他看見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不是獨自一個人，却跟兩個女人在一塊兒走着，又不禁滿腔的失望。

『真是要命，要命！』他低聲說，感到了妒忌。『真是要命！』

到了巷口，她站住，跟那兩個女人告辭，她一面這樣做，一面拿眼睛瞟着拉普節夫。

『我正要去看看你們，』他說。『我正要找您的老太爺聊天兒。他在家嗎？』

『大概在那吧，』她回答。『他上俱樂部去還嫌太早呢。』

巷子裡一路上儘是花園，籬牆邊栽着一排菩提樹，在月光裡投下一大片陰影來，因此大門和圍牆，有一面是完全隱在黑暗裡，牆裡飄來女人的喁語聲，掩口的笑聲，還有人柔和的彈着『巴拉伊卡。』——那兒有一股菩提花和乾草的清香。這香氣和誰也看不見的女人的喁喁低語聲，弄得拉普節夫神魂飄蕩。他猛的生出一種熱烈的渴望，想要伸出胳膊去摟住他的朋友，發狂的吻她

的臉，她的手，她的肩膀，哭一通，撲在她的腳邊，告訴她說他等了多麼久。從她身上飄來一點依稀輕微的焚香氣息；那點香氣使他回想到當初他也信仰過上帝，常去做晚禮拜，常常夢想純潔而癡情的熱愛。那時他所夢想的、日後會有的幸福，現在依他看來，正因為這女郎不愛他，恐怕是永遠到不了手了。

她開始同情的講到他姐姐尼娜·菲奧朵羅芙娜的病。兩個月以前，他姐姐爲了癌病動過手術，現在人人料着那病又要發作了。

「今天早晨我去看她，」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說，「我覺得在上個禮拜裡面，她倒沒瘦下去，不過好像正在凋謝似的。」

「對了，對了，」拉普節夫附和道。「病倒是還沒發作，不過我覺得她一天天的弱下去，眼看她憔悴下去。我不懂她是怎麼回事。」

「唉！往常她是多壯，多胖，氣色多好呀！」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頓一頓。「人人管她叫做莫斯科小姐。她多麼愛笑！遇到節期，她穿一身村姑的衣裳，倒也挺配得上呢。」

塞爾蓋伊·勃里索維奇醫生在家；他是個胖胖的、紅臉的男子，穿一件長上衣，蓋過膝頭，看上去彷彿他的腿很短似的。他在書房裡走來走去，手插在衣袋裡，獨自低聲哼着：「勒勒勒。」他那灰白的絡腮鬍子亂蓬蓬的，頭髮也沒梳，彷彿他剛剛下牀似的。他的書房裡呢，沙發上擺

着枕頭，牆角堆着報紙，一條又髒又弱的大狗躺在桌子底下，跟他自己一樣，也叫人生出凌亂骯髒的印象來。

『拉普節夫先生要見您，』他女兒走進書房，對他說。

『勒——勒——勒，』他比方纔哼得更響了，轉身走進客廳，對拉普節夫伸出手去，問：『您有甚麼好消息告訴我啊？』

客廳裡黑了。拉普節夫仍舊站在那兒，手裡拿着帽子，道個歉，說是又來打擾他了；拉普節夫還問：要叫他姐姐晚上睡得着覺，該用甚麼辦法纔行，她爲甚麼變得這麼瘦；他想起自己今天清早來串門兒已經問過這些問題，不由得有點難爲情。

『請問，』他說，『要不要從莫斯科請個治內臟病的專門醫生來？您看怎樣？』

醫生嘆口氣，聳聳肩膀，擺擺手，做了個意義不明的手勢。

他明明生氣了。他是自大得很的人，動不動就生氣，老是疑心別人不相信他，疑心別人認不清他的本事，不尊敬他，疑心病人揩他的油，疑心同行排擠他。他老是嘲笑自己，說是像他這樣的傻瓜只配任憑大夥兒的擺佈。

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點上燈。她做禮拜做得累了，這可以從她那蒼白憔悴的臉，和她那疲乏的步態上看出來。她要休息。她往沙發上一坐，手擺在膝頭，呆呆的想心事。拉普節夫知道自

己長得難看，現在他彷彿周身都在覺得自己難看似的。他生得矮、瘦、臉頰很紅，頭髮却稀，弄得頭都覺得冷了。他的風度裡沒一點溫文爾雅的純樸可以使得不順眼的醜臉動人；跟女人在一塊兒，他總是彆扭，做作，話說得太多。現在他差不多因此看不起自己了。他得講話纔行，免得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跟他在一塊兒覺得氣悶。可是談甚麼纔好呢？再談他姐姐的病嗎？

他講起治病來，講的都是些老生常談。他贊成衛生，還說他早就要在莫斯科開辦一個消夜所——事實上，他已經算過開辦的費用了。依照他的計劃，傍晚上消夜所來的工人可以喫到一頓菜湯和麵包的晚飯，睡到一張溫暖乾燥的牀，外加一牀毯子，此外還有地方給他們晾衣服和靴子。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在他面前總是沉默；他呢，藉一種奇特的方式，也許是藉愛人的本能吧，總之，他猜得出她的思想和心事。現在，他看見她做過晚禮拜還不回房去換衣服，也不喝茶，就料着她還要到別處去串門兒。

「不過我也不忙着開那消夜所，」他接着對醫生說，說得又緊張又激動，醫生瞪着他，彷彿在納悶兒似的，他明明不懂甚麼事引得他提起了醫藥和衛生的問題。「說不定我要過很久的時間纔會動用我預算好的那筆款子。我擔心我們那些消夜人會落到我們那些信教的騙子和慈善的婦女手裡，他們是會把任甚麼事情都毀掉的。」

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站起來，向拉普節夫伸出手去。



『原諒我，』她說，『我該走了。請您替我問候令姐。』

『勒——勒——勒』醫生哼着。『勒——勒——勒。』

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出去了，拉普節夫坐了一忽兒，向醫生告辭回家。當一個人心裡不滿足，覺得不高興的時候，那些菩提樹的形狀，那些陰影，那些雲，大自然的一切美景，雖然那麼和善，那麼恬淡，可是在他看來，却顯得多麼平庸！這時，月亮高高的掛在天空，月亮底下，雲走得飛快。『可是月亮多麼平淡，多麼難看，雲又多麼寒愴，多麼俗氣！』拉普節夫想。他想起剛纔那麼囉囉嗦嗦的談甚麼醫藥，甚麼消夜所，不由得難爲情起來。他想到明天自己又會熬不住，去看她，跟她談天，又會相信他把他不放在眼裡，就覺得害怕。後天呢——也還是一樣。何苦啊？這種事到甚麼時候結束，會怎樣結果啊！

到了家，他進去看他姐姐。尼娜·菲奧朵羅芙娜仍舊顯得很強壯，使人覺得她是個身材勻稱，精強力壯的女人，不過她的臉色慘白，這就使得她看上去像一個死屍，特別是照現在這樣平躺在牀上，閉着眼睛，就更像了；她的大女兒沙霞，一個十歲的女孩子，坐在她身旁，大聲的讀她的課本。

『阿遼夏③來了，』病人輕聲的自言自語。

沙霞和她叔叔早就立了默契，兩個人輪流陪伴病人。這當兒沙霞闔上書，一句話也不說，就

輕輕走出房間。拉普節夫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歷史小說來，找到原來看到的一頁，坐下，大聲讀起來。

尼娜·菲奧朵羅芙娜生在莫斯科的一個商人家庭裡。她和她的兩個兄弟在彼阿特尼茲基街上他們的家裡度過了童年和少年。他們的童年又長又無味；她父親待她很兇，甚至打過她兩三回；她母親生過長時期的病，死了。用人粗魯，骯髒，假仁假義；常有牧師和僧侶來，他們也是假仁假義；他們大嚷大喝，老起臉皮奉承她父親，其實他們並不喜歡他。男孩子總算有上學唸書的好運氣，尼娜呢，簡直沒受過教育。她生平只會亂塗一些誰也認不清的字，除了歷史小說外也沒看過別的書。十七年前她二十二歲的時候，在希穆基（Химки）度暑假，認識了她現在的丈夫，一個姓巴諾洛夫的地主，愛上他，違背父親的意思跟他秘密結了婚。巴諾洛夫是個漂漂亮亮的，相當隨便的漢子，他湊着聖像前的燈點紙煙，弄得她父親認爲他簡直是個絕對沒出息的人。等到女婿寫信要求陪嫁，老人就寫信給女兒說，他會送給她銀器，皮衣，和她母親死後遺留下來的種種東西，以及三萬盧布，可是他却不爲她祝福<sup>④</sup>。後來他又送給她二萬盧布。這些錢，加上嫁裝，全給他化光；田產也賣了，巴諾洛夫把一家人搬到城裡，在一個內地的政府機關裡謀到一個差事。在城裡，他另外軋了妍頭，有了第二個家；這就成了當地人的話柄，因爲他那不合法的家庭並不是甚麼秘密。

尼娜·菲奧朵羅芙娜崇拜她的丈夫。現在，聽着歷史小說，她想到她這一輩子經歷過多少事，喫過多少苦，要是有人寫下她的一生來，真會成功一本很動人的故事呢。瘤子是生在她的胸膛裡，因此她相信愛情和她的家庭煩惱是她的病因，妒忌和眼淚弄得她的健康這麼無望。

末了，阿歷克塞·菲奧朵羅維奇關上書，說：

「唸完了，謝天謝地。明天我們唸一本新的。」

尼娜·菲奧朵羅芙娜笑了。她老愛笑，可是近來拉普節夫已經留心到她的頭腦好像給疾病弄弱了，一點點小事她就會笑起來，甚至無緣無故的笑一通。

「午飯以前你不在家的時候，幽麗亞來了，」她說。「依我看來，她不大相信她爸爸。」叫爸爸替你看病就是，」她說，「可是暗地裡也得寫封信給寺裡的長老，求他替你禱告纔好。」此地有個聖徒。幽麗亞她自己的陽傘忘記拿走，丟在這兒了；明天你務必拿去送還她，」她停一停又加一句。「不行，大限一到，任憑甚麼醫生啦，聖徒啦，全不中用囉。」

「尼娜，妳晚上爲甚麼睡不着覺？」拉普節夫要變一變話題，就問。

「哦，沒甚麼，我不想睡罷了。我躺着想心事。」

「好姐姐，妳想些甚麼呢？」

「想孩子啊，想你啊……想我的生活啊。阿遼夏，你知道，我這輩子經歷過好多事喲。往回

一想……天吶！」她笑起來。「生下五個孩子，死掉三個，這可不是說着玩玩的啊……有一回我等着臨盆，我的葛里高里·尼古拉伊奇那當兒却跟別的女人在一塊兒。沒有一個人替我去請醫生或接生婆。我就走到過道或廚房去找用人，可是在那兒，猶太人啦，商人啦，放債的啦，却在等他回家呢。我的頭昏起來……他雖然沒明說過，可是他不愛我。現在我冷靜多了——這種事也不再壓在我的心上了；可是從前，我年青時候，這種事却傷我心——唉！傷透我的心囉，好弟弟！有一回——那時我們在鄉下——我看見他在花園裡跟一個女人在一塊兒，我就走了……我沒目的的走啊走的，不知怎的，我却發現自己站在教堂的門廊上了。我跪下來：「天后啊！」我說。那是晚上，月光明亮……」

她累了，她開始喘氣。後來，她休息一忽兒，拿起弟弟的手，用衰弱的、沒氣力的聲音接着說：

「你多麼好心啊，阿遼夏！……多麼聰明啊！……你長成了一個多好的男子漢啊！」

午夜，拉普節夫向她道晚安，他走出去的時候帶走了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忘記拿走的那把陽傘。雖然時候遲了，男女用人却在餐廳裡喝茶。好亂！孩子沒睡，也在餐廳裡呢。他們都在低聲談話，沒留意到燈在冒煙，馬上就要熄了。這些大大小小的人給一大串不吉利的凶兆弄得心驚肉跳，心緒鬱悶。前廳的窗玻璃破了。每天，茶炊嗡嗡的響，就連現在，好像故意搗亂似的，也



還在嗡嗡的響。他們在講尼娜·菲奧朵羅芙娜穿鞋的時候，有一隻耗子怎樣從她鞋裡跳出來。這些兆頭的兇惡含義，那些孩子是清楚得很的。大女孩沙霞，一個又瘦又小的金髮女孩，一動不動的坐在桌旁，她的臉容顯得驚恐而害怕，年紀小一點的麗達，那個胖臉蛋兒的、金髮的七歲女孩呢，站在她姐姐身邊，從眉毛底下望着燈光。

拉普節夫下樓，回到樓下他自己的房間去。樓下房間很低，老是悶得不通氣，有天竺葵的氣味。在休息室裡，尼娜·菲奧朵羅芙娜的丈夫巴諾洛夫，坐在那兒看報。拉普節夫跟他點個頭，在他對面坐下來。兩個人靜坐着，一聲不響。他們常照這樣一聲不響的消磨一個傍晚，兩人一點也不覺得這種沉默有甚麼驚扭。

小女孩從樓上下來道晚安。巴諾洛夫從容的、默默的在她們胸上畫好幾回十字，伸出手讓她們吻一下。她們行過屈膝禮，然後走到拉普節夫面前，他也得畫十字，伸出手讓她們吻纔成。這種禮節，甚麼吻手啦，行屈膝禮啦，天天晚上重演一遍。

等到孩子走出去，巴諾洛夫就放下報紙，說：

「在我們這尊崇上帝的城裡，空氣可是不很活潑的！」他嘆口氣，說下去，「老兄，我得承認，我很高興你總算找到了一種消遣。」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拉普節夫問。

「剛纔我看見你從白拉文大夫家裡出來。我想你該不是爲了爸爸纔去的。」

「當然不是，」拉普節夫說，臉紅了。

「當然不是囉。我要順便提一句，哪怕你在大白天打着燈籠去找，你也找不到像那位爸爸一樣的老畜牲囉。你再也不想出來他是多麼糊塗，多麼壞心眼兒，多麼笨的畜牲！你們這些住慣京城文明的內人仍舊只從抒情的一面發生興趣，只從 *Payssage* ⑤和可憐的安東⑥的觀點發生興趣，可是我老實跟你說，老兄，這態度是全不合理的；內地沒有別的，只有野蠻，卑鄙，淫穢——全在這兒了。拿本地的科學的信徒——拿本地的所謂知識份子來說吧。你想得到這個小城裡有二十八個醫生嗎？他們全都發了財，他們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時本城的人還是跟先前一樣生了病沒人治得好。比方說，尼娜要動一回手術，其實是十分平常的手術；可我們不得不從莫斯科請一位外科大夫來；這兒沒有一個醫生敢動這手術。簡直是莫明其妙。他們是甚麼也不會，他們是甚麼也不懂。他們對甚麼事也不發生興趣。比方說，問他們甚麼叫癌——這是甚麼東西，怎麼會生出來的，他們一點也不知道。」

巴諾洛夫開始解釋甚麼叫做癌。在各種科學的題目方面，他是專家，不管談到甚麼事，總要用科學的觀點解說一番。可是他解說起來，自有他自己的一套說法。甚麼血液循環啦，化學啦，天文學啦，他自有他自己的理論。他講話又慢又輕，而且有說服的力量。

「簡直是莫明其妙喲，」他用懇求的聲調說，眯起眼睛，懶洋洋的嘆氣，尊嚴的微笑，彷彿他是皇帝似的。他明明自得其樂，從沒想到他自己已是五十歲的人了。

「我餓得很，」拉普節夫說。「我想喫點可口的東西。」

「哦，那好辦。」

不久以後，拉普節夫和他的姐夫坐在樓上的餐廳裡喫晚飯。拉普節夫喝一杯燒酒，然後開始喝葡萄酒。巴諾洛夫不喝酒。他素來不喝酒，也從來不賭錢，饒是這樣，他還是化光了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財產，欠了不少的債。在這麼短的時期裡，化掉這麼多的錢，那不但得有嗜好，還得有特別的才幹纔行。巴諾洛夫喜歡考究的喫食，愛好精緻的午宴，喫過飯喜歡聽音樂，喜歡聊天兒，喜歡恭恭敬敬的茶房，他賞起酒錢來，滿不在乎的一賞就是十個盧布，甚至二十五個盧布。獎券啦，募捐啦，他都有份；遇到他熟識的女人的生日，他就送花籃去；他買各式各樣的茶杯，喜歡買玻璃杯啦，袖扣啦，領結啦，手杖啦，香水啦，煙嘴啦，煙斗啦，叭兒狗啦，鸚鵡啦，日本的古物啦，古董啦；他有綢睡衣，鑲珍珠母的、黑檀木的牀架。他的睡衣是真正的勃喀拉<sup>①</sup>貨，樣樣東西都那麼考究；因此，天天，照他的說法，他的錢就這麼「排洩」出去。

晚飯席上，他老是嘆氣，搖頭。

「對了，人間的事事物物總是那麼一套，」他輕聲說，眯起他的黑眼睛。「你會落進情網，

喫苦。你會失戀；你會上當，因為天下沒有一個女人不騙人的；你會受苦，會心灰意懶，也會軋妍頭。不過將來總有一天，這一切成了回憶，那時你就會冷淡的看待這一切，把它看成小事一樁……」

拉普節夫累了，有幾分醉意，瞧着他姐夫那漂亮的臉蛋兒，剪得規規矩矩的黑鬍子，好像忽然明白女人爲甚麼那麼愛這個嬌生慣養、自滿自大、身強力壯的漢子了。

飯後，巴諾洛夫不在這所房子裡住下，却到他另外一個家裡去。拉普節夫也走出去送他一程。巴諾洛夫是本城唯一戴高禮帽的人；他那華麗而文雅的身子，他那高禮帽和茶色手套，襯着灰色的籬牆，一丁點小的、有三面窗的房子，和雜生的刺草，老是造成一種奇異而淒涼的印象。

拉普節夫對他道過晚安以後，不慌不忙的走回家去。月光明亮；地上的每一根草，都可以看清，拉普節夫覺得月光溫撫着他那沒戴帽子的頭，彷彿甚麼東西的羽毛在他的頭髮上挨了一挨似的。

「我在戀愛吶！」他大聲說，猛然生出一種欲望，想要跑去，追上巴諾洛夫，摟抱他，寬恕他，送給他一大筆錢，然後跑到空曠的鄉間，跑啊跑的，頭也不回。

回到家，他看見幽麗亞·塞爾蓋葉芙娜忘記帶走的陽傘躺在椅子上；他拿起它來，貪饞的吻着。陽傘是綢子的，舊了，再也算不得新的了，用一條舊皮條捆着。傘把是一種很便宜的東西，



白骨頭做的。拉普節夫打開傘，支起來，他覺得自己周遭彷彿有股幸福的清香。

他在椅子上舒舒服服坐下來，手裡仍舊打着那把傘，開始寫信給莫斯科的一個朋友：

「親愛的、寶貴的考斯嘉：

有一個消息奉告：我又落進情網了！我說「又」，因為六年前我愛過莫斯科的一個女演員，其實我連跟她結識也沒辦到；而且一年半以來，你知道，我跟某人同居來着——那女人既不年青，也不好看。啊，老兄，不幸我又在戀愛了。跟女人打交道，我從來沒順手過，要我說「又」，那只因為連我自己也不免悲哀而痛心的承認：我的青春是完全沒有愛情的白過去了，現在已經三十四歲，却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的在戀愛呢。姑且這麼說吧：我「又」在戀愛了。

但願你知道她是甚麼樣的女郎纔好！她算不得甚麼美人——她生着四方的臉膛，她很瘦，可是每逢她一笑，表現了多麼迷人的善意啊！她講起話來，聲音清楚得跟鈴鐺似的。她從來沒跟我談一陣天——我不能算是瞭解她；可是每逢我站在她身旁，我總覺得她是個天下少有的、動人的小妞兒，滿是智慧和崇高的抱負。她信教，你再也想不出來這件事多麼深刻的感動我，提高她在我眼睛裡的地位。在這一點上，我準備着跟你沒完沒了的吵架。照你的想